

齐鲁大学麻风病疗养院旧影

□李耀曦



1930年齐鲁大学麻风病疗养院外景

齐鲁大学麻风病疗养院建成于1929年6月24日,位于南圩子外齐大校园东南角(原南圩子门外117号),占地16亩(1万平方米),院长是美国人海贝殖、副院长是中国人孙吉祥(字愿慈)。它原本是山东省政府、济南基督教自立会、齐鲁大学和英国麻风学会的一项合作计划,1926年开始启动,因政治动荡而延迟两年多。麻风病院耗资22500银元,山东省政府出2500银元购地费,英国麻风病研究会提供2万银元,用于病房建设。医院建成病房34间、病床50余张,可容常住病号50余人。起初只收男性病号,后来也接纳女病人。

“麻风病”曾是流行于民初一种危害性极大的传染病。齐大医学院设立麻风病疗养院的想法,起于两名齐大毕业生的建议。一个是黄祖高(字祝三)医生,他一直在青岛治疗麻风病人;另一个是中华基督教会济南自立会秘书王元德,他看到用中药治疗麻风病很有效果。两人到学校来协商能否建立一个机构治疗麻风病人,医治工作将会更见成效。齐鲁大学与英国麻风会进行了接触,麻风会伦敦办公室安德森先生和该会驻华代表傅乐博士访问了济南,制定了建设一所麻风病疗养医院的计划。齐大医学院院长、皮肤病教授海贝殖(他于1929至1934年担任齐鲁医院院长,他筹建了皮肤花柳病科和麻风病医院,撰写了多部皮肤病、麻风病方面的著作。其子理查德·海贝殖现为美国

圣路易斯华盛顿大学附属医院整形外科专家,理查德·海贝殖从小对中国怀有深厚的感情,曾于2006年5月间来中国访问,重访齐鲁大学遗址——山大西校与其父曾经工作过的齐鲁医院)。

齐大麻风病医院当时只接受那些看上去能够好转、患病不过两年的病人。入院病人在这里接受到当时国际上最先进的治疗方法,并随着更新方法的发现,不断有所改进。从1926年至1932年间,齐大麻风病院先后收治病人169名。出院病人115名,其中60人为显著症状消失后出院的病人,37人症状明显改善,只有18人没有疗效。麻风病院有齐大医学院的实



牧师乔治和吉姆斯科特带领病人唱圣诞节颂歌

习生,在这里他们能够学到治疗麻风病的医术。当时这种病在中国许多地方流行。

在英国麻风会的慷慨资助下,海贝殖博士和他的助手尤家俊医师开展了对麻风病的诊治,并采用中西结合的方法,同时用中西药进行试验性治疗。实验表明,这些治疗再辅有良好的食宿、卫生条件,以及保持身体和心理、体质与精神的良好状态,将会产生显著的疗效。结果,许多患者细菌感染和临床症状消失,康复回家了。

海贝殖的助手尤家俊医师,后来成为全国闻名的皮肤病专家。上世纪80年代前的齐鲁医院,尤家俊、赵常林、孙鸿泉三人为该院头号金字招牌,并称“齐鲁三大名医”。

当时齐大麻风病院的行政事务主要由副院长孙启祥负责。孙启祥1905年毕业于齐大文学院,曾在华中一所教会中学当过副校长,他是基督教徒,后来便下农村去布道。在布道过程中他对受麻风病折磨的农民深表同情,得知母校麻风病院建立后,就自告奋勇来服务,他成了这里的管事、教师和布道员。孙启祥是一个极其可靠的人,在1927年至1928年的政局动荡中,他独自一人把整个医院承担了起来。

海贝殖博士在1926年至1932年的报告中盛赞孙先生说:“参观者在麻风病医院巡视后经常作出这样评价,病人们高兴的表情,医院里欢快的气氛,与在华东地区其他类似机构所见到的,形成了一种鲜明对比。毫无疑问,这里普遍有一种充满善意和感激之情——身体上也是精神上获益匪浅的感觉。这并不完全是给病人的治疗和饮食,最大的因素是这里的精神面貌,这主要得归功于医院管事孙先生。”医院每天举



当年访问者参观疗养院花房



齐鲁大学麻风病疗养院门前(南圩子外117号)

行基督教的晨祷和晚祷,星期天的两次祈祷,则由大学的来访者或齐大神学院来人主持,每周还至少举行一次关于宗教或教育问题的讲座,使用幻灯片教学。结果,自医院开办以来,有90位病人接受洗礼,参加了基督教会。在此治疗过的病人总共有169人,入教者已占很大比例。

据说,建国后孙启祥被打成“历史反革命”关进了监狱。

1937年抗战爆发,齐鲁大学大部内迁四川成都华西坝,济南齐鲁医院仍然存在。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后,齐鲁医院停办,麻风病院宣布解散。1942年1月麻风病院被伪山东省政府派员接管,归山东省赈务委员会管辖。1943年5月定名为“山东省赈务委员会附设麻风病疗养所”,孙宪慈、黄祝三先后任所长。1947年院名又恢复为麻风病疗养院,性质为民办公助。1951年人民政府接管后,院址迁西郊,改名为济南麻风病院。



当年出院病人在疗养院门前合影



小海贝殖与父母旧影